

我开始当青年作者是很多年前的事。那时,社会发生迷惑,文学和艺术都停顿下来,我在农场劳动。可是文学还是暗自亮

我想当青年作者

梅子涵

后来,变成了,那真是莫大的喜悦事,可又不能太夸耀,文学、艺术毕竟不是那时的天空

我们也骤然有机会成了文学场合、文学会议中的人。青年作者的我们,总是站得恭敬,坐得端正

真好成为青年作者固然是在社会的天朗朗之后。世界骤然就变得很文艺了,文艺得公开、盛大。出版很文艺,书店很文艺,恢复了秩序的大学很文艺……我也成了文学系的学生。

高,小心翼翼地靠拢。直到现在,在文学的会上、活动里,我依然如当年青年作者时的规矩,绝不发完言便走,留下空位,不见背影,总是坐到结束

那时的我们,我,发言都会害羞,不敢转来转去眼顾四周,甚至不抬头,因为我们都是坐在文学跟前。心里很想挺拔,像高高的文学的样子,却又本能地蹲着,不是假装小心翼翼,而是年轻真是好。

懂得很少,未走进宫殿的时候很好。坐在桌前,凝神听别人说话,眼神里总在增添,真是好。想往高处走,却明白自己尚在低处,很好……当青年作者的时候特别好。

文学终究不是茅草屋,虽然它写茅草屋;不是小弄堂,多玩几回,角角落落都在你的脚底下。文学的世界有多大?文学史有多长?我们学着写的那一点儿文字,是多少人写过

我那时是有点儿知道自己是作文水平,也记得住我们一些人的集体形象:害羞,小心翼翼,蹲着的,但很滴翠,像青苹果。

这好像是那时出现的一种名称。那时没有听说过“论坛”,更不知道高峰论坛。“高峰”论坛是后来

雨说来就来。一夜之间,整个三百山被云雾包裹,久久不肯散去。乘索道进入核心景区后,能见度愈发低了,不远处的树木若隐若现,仿佛缠绕着袅袅仙气。三百山位于赣州市安远县东南部,是国家级森林公园,也是粤港居民饮用水的发源地——东江源头。

缓步前行,一只孔雀不紧不慢地尾随其后,不时抬头与我对视一眼。它对人毫无戒备,想必是长期被投喂尝到了甜头的缘故,可惜我两手空空,它跟了一会儿也就停下了脚步。前方不时出现一丛高山杜鹃,粉紫色的花瓣噙着一粒粒小水珠,显得娇艳欲滴。

忽然想到,我们穿过的森林步道,原本就是草木的领地啊,我在心中暗道了一声抱歉。人是贪心的,总想将自然之美据为己

出现的。后来我经常参加“高峰”论坛,自己也举办过论坛,自己主持,我主持的时候,会宣布:高峰论坛现在开始。因为很多的“高峰”都是无峰的,平常乃至平庸。素朴、实在、平和是我们当青年作者时的优美,优美是高峰。

接到笔会通知,满心欢喜和光荣,大概不会有人说,我没有空,事情太多。我拿着通知去请假,领导我的人,看着通知,都是说,去吧去吧!

晚饭之后,并排走,相随溜达,路边、河边,树林子里,庭院之中,走着,走着,走进了他乡音间的村子童年,我方言里的市区大道。你放牛,他上学,个子高的,个子矮的,亲近得都一般高矮,夕阳之下走成星空闪烁。

那些学生、文学青年,在文学的课堂上,也是专注、倾心,也是庄重、郑重、持重,我总是特别认真地

巨幅《北魏时期全图》,由此看到北方大片的“柔然”疆域,而柔然更北是高车,再北为契骨;西北为乌孙,东北为契丹。馆中与“柔然”联系最密切的是“茹茹公主墓”相关出土文物与精美壁画。“茹茹”就是“柔然”的俗称,这位公主五岁就被和亲到了东魏,她的夫君时年八岁,是高欢第九子,后来的北齐武成帝高湛,但茹茹公主在十三岁突然病逝,为维护两国关系而被厚葬。“木兰”和“茹茹”,一个代父从军、女扮男装,一个幼年远嫁、香消玉殒,命运竟有某种共振,都被时代推到阵前,都为北朝这个时代的读法留下了“她”的注脚。

北朝这三支歌

吴越

首先就是《敕勒歌》。几乎每个中国小学生都会背,“敕勒川,阴山下。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,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,这是一首北朝民歌,一般认为是鲜卑语译成汉语的诗作。博物馆说明文字提及,它曾经起过“军歌”的作用。史书载,高欢(就是上文写到的这个高欢)于公元546年率军围攻西魏军重镇玉壁,在败撤途中,因被谣传中箭将亡,于是带病设宴,命大将斛律金演唱《敕勒歌》,高欢亲自和唱,军心遂安。

第二支歌是《木兰诗》。《木兰诗》也是北朝民歌,原型可追溯至北魏平城时期与柔然的战争。北朝考古博物馆有

三百山上朝颜



有,这几乎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。所能弥补的,就是在索取资源的同时,对山川、草木、生灵尽量多一些珍爱,少一些污染和破坏。从道路两旁的动植物标识牌中,我读出了这样的珍爱。比如虎皮楠,虽未被列入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,外形也并无引人注目之处,但它的特征和科属都被郑重地标识出来,无疑彰显了三百山“公民”应有的地位。比如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中华鬣羚,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,它选择在三百山的丛林中生存、繁衍,便是对这座山最真诚的认可和褒奖。何止于此呢,这莽莽的群山中,还生长着红豆杉、突托蜡梅、闽楠等1702种高等植物;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,还活跃着豹猫、白鹇、猕猴等1361种野生动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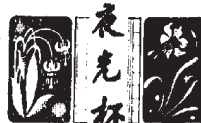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这森林覆盖率达98%的茫茫林海,构成了野生动植物安稳生活的天堂,也涵养了奔涌近千里、惠及粤港居民的东江源头。我在缭绕的云雾中走近了一块竖立在山间的巨石,它被命名为“护源石”,石头上镌刻着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一句话:“一定要保护好东江源头。”这是一个流淌了63年的爱

不挖苦,不会吹嘘自己天际辽阔,因为都是才走出屋檐,燕窝、门栏还在脑后,分别时,相互也并不一定留下联系地址,都还不备有电话。目光殷殷,转身便去了各自的火车站,长途汽车站,那时,都不具备乘坐飞机的资格。那时,我们都是青年作者。

那时的我们,都文学得热切、淳朴,都还是在写一篇大作文的结尾阶段,青蛙的样子已经长成,蝴蝶的翅膀还远未把我们扇动至真实的空中。

我以这样的文字,也算是归程。我的那些朋友们如若读到,会搭乘上来。继续并排走着,相随溜达,由夕阳之下走成星空闪烁。

文学依旧亮灿,我想当青年作者。



的故事:1963年,香港遭遇严重干旱,350万人的生活供水陷入困境,20多万人逃离家园。当年12月,周恩来总理特批建设东江至深圳供水工程,引东江之水解香港同胞之困。1965年3月,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启用,彻底终结了香港严重缺水的历史。为守护好东江源头,安远县放弃了价值千亿元的矿产资源开采,整体搬迁了130多户居民,组建了600多人的护林员队伍,将白云还给蓝天,让绿意永驻群山,把清流送入东江。

60多年过去,草木一次次换上新装,护林员一茬茬换了新人,唯有东江源的水还和当年一样清澈、一样洁净。我注意到,行走在三百山的游人,大多是粤港澳口音。寻源,正成为粤港人民生命旅程的一部分。我看见几位老先生在思源宝鼎前长久伫立,仿佛这份因水结缘的情谊,和这宝鼎一样,重若千钧。

时近正午,云雾渐渐散去,一道亮光正努力地冲破云层,天地从朦胧转为明朗。穿过漫云线道,有水声传至耳际,越来越响。循声望去,石壁上镌刻着“东江源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,这便是东江第一瀑了。一道白色的水雾飘荡山间,水流自山顶急速地倾泻而下,砸向谷底的岩石,巨大的落差使水花飞溅成无数珠玉,洒向周围的树木,也洒向走近的人们。还是那几位老先生,站在瀑布前,举着相机拍了又拍。也许,当一个人年年岁新长,会发现饮水思源和叶落归根同样重要。

俚诗二首

冯寿侃

几许痴情砚底藏,欲将岁月付沧浪。天宽自可容云气,日暮何须问夕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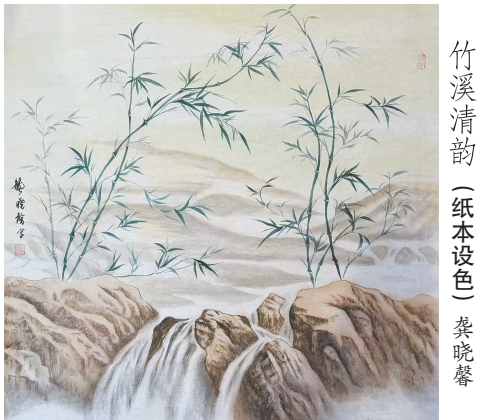
高烧急诊。肺炎!医生开好药让我去挂水。输液室人满为患,一眼望去,尽是愁苦的面孔,萎靡的身躯。高烧致神志迷糊,似觉得有烈日灼我,人被烤干,像被抛在了滚烫的沙漠里。渴!多么想有流瀑飞溅我,想大口喝到冰冽甜腻的山泉。有一女声轻柔地唤我,从昏睡中睁眼看,一名护士站在面前,她来给我扎针了。护士动作麻利。医生调集的药物,将与伤我身体的病菌展开一场大战。几个小时搏斗下来,药将军旗开得胜,病菌败退,烧渐渐退了,人清爽了好多,我感觉是被救过来了。感激的目光落在了护士的身上。当然是,是医生救了我;当然,也是护士协助医生救了我。

天使 胡敏

医生说,至少要挂一周水。次日又去输液室。很巧,又是她。我看不清被口罩蒙着的脸,却记得她的声音,如叮咚清泉般的轻盈优美。自从在昏沉中听到这个声音,病痛便奇妙地减轻,感到了轻松,人渐渐有了活力。她动作极为熟练地给我扎完针,随后便走向另一个也在急切等着她的病人。

那天,她快捷地从我面前走过,旋又返回,在我面前站定,柔声又不否认地对我说:你自己调快了吧。她说对了,我嫌滴水太慢,偷偷调快了滴水速度。问题是她怎么知道的呢?她没责怪我,笑着说:你看你的手都红了。她方才是快速走过的,这么一瞥之间就发现了问题?她一边将滴水又调回慢速,一边说:这种药一定要慢滴,不然会有刺激,皮肤会发红,会痒,会增加心脏负担。你没感觉到?以后不可!最后几个字,她加重了语气。言语间,她的手没停过,又以极其轻柔的动作在我手上抚了几下,令我感到极大的安慰,随即便一阵风似的走了。我不得不得感慨,感慨她的明察秋毫、细致入微。也钦佩,钦佩一个护士对病人极尽的关切。这就是技能啊。护士的形象瞬间在我心里高大起来。

十多天输液治疗后复查。医生看着报告单微笑着告诉我:“你已经好了。”我非常开心,连连道谢。临离开医院时,我特意去了趟输液室,在门外看着永远都在忙碌的白衣天使们,在内心里举手敬礼,这是一个痊愈的病人对他服务过的护士由衷的致敬。



竹溪清韵(纸本设色) 龚晓馨

5月3日,我们一家凌晨四点即起,赶到浦东机场,乘坐六点半的早班飞机前往邯郸。起飞前,潇潇雨至,舷窗明亮而模糊,如镜头虚焦。两个小时穿越云层,我们进入一片北方的晴朗。

接下来的三天,几乎可以称为“北朝启蒙之旅”。第一天的上午,从邯郸机场租车,直奔位于峰峰矿区的响堂山,这是一座北朝的皇家石窟,三窟中最富神秘色彩的就是大佛窟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记载,“虚葬齐献武王(高欢)于漳水之西,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,纳其柩而塞之”,上世纪八十年代,考古专家果真在大佛头顶上方一处雕花岩面发现中空洞穴,尺寸符合高欢灵柩安置的记载,不过已经被盗空。东魏权臣托身于石佛龛顶,这个设计的创意和胆魄,向我这个孤陋的南方小土豆初步显露北方民族豪放不羁的精神气息。

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邯郸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2020年开

十日谈

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 责编:殷健灵